



工农街晨曲

■远山

春暖花开的季节,工农街吸引着故乡人,人们踏春、凭吊,发思古之幽情。外地的文化人,对工农街一见钟情。他们与本地人相聚在黄葛树下,听茫溪河低声吟唱,喝着盖碗茶,文思泉涌,字字珠玑,妙语连连。

清晨寂寥着,我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深怕踏碎这片宁静。这个季节,黄葛树在寒风中叶片纷纷坠落,今天的工农街依然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高大威猛的黄葛树被冠以“王”的称谓,享受着老而弥坚的荣耀。树下,老人与爬满苔藓的老屋守着古老的岁月。

工农街依山傍水。山不高。有茂林修竹,有鸟鸣叫,大地吟着古老的歌谣。盐井天车、盐锅灶房,早已了无痕迹。如今的工农街像一部断了片的老电影,只有怀旧的文章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于是,历史像外婆的一口老锅,被打上重重叠叠的补丁。

水不深。从远走来时的茫溪,没了夏季的桀骜不驯,像一首小诗,抒发着淡淡的忧伤,又像一幅典雅的水墨画,让人浮想联翩……薄雾,弥漫在河上,如同秋水伊人,秋思绵绵,秋波盈盈,让人有一丝“晓风残月思惆怅,秋水伊人难忘颜”的遐思。

河边尚存的古码头,有故人踩得溜光的石阶,上面铺满一层枯叶,野草顽强地从枯黄中透出点绿色。荒凉,瞬间爬上让我的心境。惟有这晨风,携来一丝古风韵味,稍许慰藉心中的惆怅。

工农街,其实是一条路,因为它有路的基本要素。路蜿蜒着,走到最窄处,目极之处让人产生幻觉:这是一条断头路。原来大名鼎鼎的工农街,不过尔尔。

尽头,那路突然拐弯,然后折成一个U字形。于是,工农街到这儿才正式拉开序幕。妙不可言的是,在U字的底部有一座小桥连

接,两边伫立几株硕大的黄葛树,树冠遮天蔽日。到了对岸,那路豁然开朗,一下就有柳暗花明的诗情画意。

路,迂回到最窄处有了小桥,便有了纵深与曲折,如同一部书,情节跌宕起伏,才有扣人心弦、荡气回肠的感觉。

至于这条路上的老树,八字朝门的院子,纤条木壁的民居,不过只是路的点缀罢了。只有老屋下小小的么门一推,那“咕嘎”一声响,才能淋漓尽致地重现历史的底蕴……穿过时光的隧道,数不清的盐井、天车、灶房,古码头、会所、庙堂,呈现在眼前。

灶房甚至蒸气氤氲,让人感受炭火的温度。只是伸手一探,那些灶房里忙碌的身影,立刻像风一样从你指间绕过,让人顿悟,那不过

是虚幻的景象。我以为,只有工农街才是五通桥一部浓缩的盐业史。至于街、路之分,无须大费周折。穿过城镇的路,就是街了。

故乡的主要街道如今流光溢彩,极具现代的风潮。惟有工农街,还在默默地坚守那份孤独,仿佛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其实我们在窃喜,耐得住寂寞的工农街,才得以留住上个世纪的遗韵,也留住了五通桥的根。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春暖花开的季节,工农街吸引着故乡人,人们踏春、凭吊,发思古之幽情。

外地的文化人,对工农街一见钟情。他们与本地人相聚在黄葛树下,听茫溪河低声吟唱,喝着盖碗茶,文思泉涌,字字珠玑,妙语连连。

他们说,工农街很撩人。这话,让人暗自得意。

如今,几幢小楼拔地而起,飞檐翘角,古色古香。川南民居的古风给工农街增辉不少,于是有人断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据说,工农街真的紧锣密鼓地进入开发阶段。对此,我喜忧参半。

对于美丽的蓝图,我并无太多异议,但应如何留住我们的根?一栋新楼房不管如何华美,里面只有钢筋混凝土;而工农街随便拾起一块瓦片,却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如果能够破译上面的音纹,不就听见了盐工们的吆喝么?

深爱着这片土地,我们才有深深的忧思。

因为工农街的清晨,才是我们心中宁静的港湾。

春耕

(外一首)

■钱续坤

从立春就开始出发
春天的希望,生命的种子
在父亲的掌纹里吐芽
而杨柳风和杏花雨
从来都不曾远离这个节气
那是勤劳的母亲
在沉默中,抚养我们长大

真实得滴血,虚拟得缥缈
生活仿佛豆大的谷雨
在风中,在坦荡的田野里
被父亲抛洒开来
彼此起伏的吆喝声
催促开来

一个期盼降落于肥沃的土地
一份心愿萌动在母亲的胸怀
弟兄们哟,且让我们稚嫩的目光
向前,然后找准温床,阳光和水
以正直的拔节和不屈的身姿
诠释耕种最原始的涵义

白鹭

一束耀眼的闪电
自漠漠水田的边缘
迅疾地划过,那纯洁的白
直逼灵魂深处的颤栗
让葱茏的心旌
在瞬间就摇曳起来

翅膀扇动的飓风
将谁的黑发吹得凌乱
心思重重的村庄
始终不肯作出回答
只有无言的白鹭
用坚韧的飞翔证实
前进是生命的永恒

其实生活不要什么目的
其实振翅就是唯一的主题
努力向前,向前
耀眼的闪电
终于照亮了我憔悴的脸

今日,雨水

(外一首)

■谭哲胜

在二月
雨的突然造访
使沉默了一个季节的思想
沉默到无法安置和表达

好久了
隐居于城市中的阡陌
在二月
海用冰体接纳了从天而降的河流
霓虹迷离璀璨
一并被你收走

而此刻
深邃的带有雨水的文字
也一直在沉寂
似乎已忘记汹涌

二月的孤独

孤独是一种满,也是一种空
像一切守护和丢弃
该去的去了
该来的来了
一切都在冥冥中舍和留
白天,我会抱着一路的光
那时,光是孤独的
而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便和二月一样
空了又满,满了又空
一次次被灯盏夺去
又一次次被风送回来

本版投稿邮箱:sft0305@163.com



快乐一点
无限乐山

下载无限乐山APP 掌握乐山最权威资讯



春意盈窗

盛利者 摄

母亲的“躺椅时光”

■徐伟

上世纪末,父母离开自己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土,随了儿子客居异地。近些年,因年迈多病常年住进医院。“此心安处是吾乡”。躺椅上的母亲每每忆起过往岁月,内心应该是充实,宁静而平和的。

春节一过,母亲便高寿九十有七了。进入耄耋之年,母亲的时光大多是在一把躺椅上度过。这是一把有着百年历史的杉木躺椅,充满传奇色彩。尽管早已斑驳老旧,但看得出,做工精细,油漆上佳,至今乌黑铮亮。据母亲讲,这把杉木躺椅原来一式两把。其中一把,外公早年赠与了一位尊贵的老同学。剩下的这一把,如今已成为父辈留下的唯一遗物。

母亲特意将这把珍贵的杉木躺椅安放在自己的卧榻之侧。每天吃过早饭,母亲便开启了一天的躺椅时光。躺椅上,年迈的母亲或是戴上老花镜,不紧不慢地做些针线活;或是慢条斯理地翻阅儿子每周按时送去的《晚霞报》,不时将一些养生小常识剪下收藏;或是向着年长一岁的老父亲,聊上几句家长里短。更多的时候,年迈的母亲双眼微合,或闭目养神,或陷入沉思。有时,躺着躺着便进入了梦乡……

躺椅上,年迈的母亲都在想些什么呢?躺椅上,年迈的母亲也许想起了那早已随风而逝的童年时光。儿时与父母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值得回味的……

躺椅上,年迈的母亲也许想起了辛劳一生的教学生涯。几十年来,父母的从教之旅,足及家乡的半个县境,弟子散布祖国的四面八方。四年前,终身从教的老父母,双双荣获国家两部委颁发的荣誉证书……

躺椅上,年迈的母亲也许想起了时时牵挂的儿孙们。如今四世同堂,儿孙们或事业有成,或茁壮成长……

上世纪末,父母离开自己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土,随了儿子客居异地。近些年,因年迈多病常年住进医院。“此心安处是吾乡”。躺椅上的母亲每每忆起过往岁月,内心应该是充实,宁静而平和的。

躺椅上,年迈的母亲喜欢回首往事,但也很关注现实。记得自己退休前,每次回家看望老父母,母亲总会再三叮嘱,要好好工作。说得最多的,是关于廉洁自律的话题:当官绝不要贪财。退休这几年,话题有了转移。说得最多的是关于如何保养身体。母亲活学活用《晚霞报》上学来的养生知识,这是足三里,经常按摩能治什么病;这是百会穴,经常按摩又能治什么病。说着说着,便开始在儿子身上示范起来。

去年夏天,母亲偶感风寒,引来一场大病,甚至住了ICU病房。尽管终无大碍,但身体已大不如前。可能是预感自己年事已高,来日无多,从此,每次去看望,母亲总会执意从躺椅上起身,陪儿子下楼,再目送儿子远去。她是想多看儿子几眼呀!一天,母亲很认真地对我说:“老大,今后这把躺椅就送给你了!”我知道这把躺椅在母亲心中的份量。没几天,母亲又吩咐做工程的五兄弟,用上好的木料将躺椅仿制若干,几兄弟一人一把。说是留个念想。

若干年后,寻着母亲的足迹,做儿子的又将怎样演绎各自的“躺椅时光”呢?

从春天出发

■赵玉明

春天里,让我伸开双臂拥抱春天,让火热的心与春天一同跳动,从春天出发。乘着和煦的春风,把消极的情绪留在逝去的寒冬。活力满满地去爱,去抒写,去好好生活。如此才不辜负推陈出新的日子和这个正在揭幕的春天。

人生况味

清晨的时光,大约五分钟就是一个样子。六点钟,我打开门,光线并不十分明朗,阳台上的花草草还有些影影绰绰。洗漱完毕,再到阳台,晨光拉开最后一帘朦胧的纱幕,头顶的天空呈现出青色。花草也色泽分明,绿的绿、红的红。春天里,五分钟的时间,天色已大不同,光阴把人抛在了身后。

儿时,虽然物资匮乏,但我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虽身体有疾,但生活平顺,对季节无感。青春时期,看多了人们对春天的热爱和赞美,总爱矫情地反其道而行之,心里诋毁着春天。理由有些荒唐,春天那么繁盛,那么招摇,每一颗种子都发芽,每一朵花儿都盛开,一点也不神秘,一点也不诗意。真是年少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对物候的敬畏,是步入中年之后。风风火火,人到中年。像一只倦飞的鸟儿,收敛疲惫的翅膀,栖息于枝头,梳理沧桑的羽毛。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一路经历的风霜雨雪,曾经豪情万丈的心,已是憔悴不堪。万般酸楚涌上心头,黯然神伤,心中甚是惆怅。

而且,在刚刚过去的冬季,那些寒冷的日子里,患病的腿,每一步的行走都伴着疼痛。夜晚躺在床上,被温暖包围着,痛感仿佛比白天在寒冷里还更为严重。脑海里天马行空,胡思乱想:是温暖唤醒了疼痛,还是疼痛更依赖温暖?最终也找不到答案。

好在,春天已经来临。站在阳台上,一阵风吹来,已没有了凉意。我伸出双手,去拥抱春天,尽管我什么也没抓住,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春天的暖意。春天把人的每一根毛孔都调动起来,我们呼吸吐纳,把僵硬蜷缩了一冬的身体,在春天里晾晒。春天温暖的气息包围过来,从外到里,一丝丝,一层层,从皮肤慢慢渗透到血液里,慢慢钻入到骨髓里。这样的暖,从身体到心灵,我都很渴望。一个人,如果不经历身体的疼

痛,不经历严冬的酷寒,又如何会对春天有如此深情地期盼?

春天真好。下了一天的雨,楼下行道上地砖的缝隙间,生出一小片青苔。莹莹的浅绿,像一块金丝绒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根根纤细的叶子,娇嫩饱满如婴儿的脸,不忍触碰。“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诗人袁枚的《苔》,把青苔人格化,将自己的感受、情绪融入到形象的塑造中,理趣横生,意蕴明澈而深邃。青苔是被动的,对冬天寒冷的气温,它们毫无招架之力,安然冬眠。青苔又是主动的,春天来临,几滴春雨,几丝暖意,就会唤醒,蓬勃生长。青苔有着自己的生命本能和生活意向,并不会因为环境恶劣而丧失生发的勇气,它们朴素的生命观值得人们去赞美和歌咏。

马路上,一树一树的山樱是春的使者,它们小铃铛一样的花朵,像极了一个小仙女,三五成群地聚在一

起,开得炸裂,如一片彩霞。本应三四月才开放的黄花风铃、木棉花,因为气温升高,如舞台上—群准备出场的孩子,悄悄拉开幕布的一角好奇地向外张望,无意间的推推搡搡,“呼拉”一下子被挤到了舞台中央,开放得仓促又兴奋,继而一发不可收。红花石楠新抽的嫩叶,红得饱满厚重。去年冬天被修剪成球状的红继木,开着一树的花,像一个紫红色的花球。芒果树也不甘落后,举着铁红色小宝塔一样的花穗。唯有夏天才开花的腊肠树,还算有一些耐心,叶子翠绿,垂挂着一根根像筷子一样的青色果荚。

树有新芽,花有新蕊,春的灵魂是它不可遏制的蓬勃生机。春天里,让我伸开双臂拥抱春天,让火热的心与春天一同跳动,从春天出发。乘着和煦的春风,把消极的情绪留在逝去的寒冬。活力满满地去爱,去抒写,去好好生活。如此才不辜负推陈出新的日子和这个正在揭幕的春天。

城市走笔

百姓记事